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江味農居士校正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佛尼牟迦釋師本



金剛經啟請

香讚

爐香乍爇 法界蒙薰 諸佛海會悉

遙聞 隨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 諸

佛現全身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淨口業真言

修利 修利 摩訶修利 修修利

薩婆訶

淨三業真言

唵 娑嚩 婆嚩 秣馱 娑嚩 達

摩 娑嚩 婆嚩 秣度憾

安土地真言

南無三滿多 母馱喃 唵 度嚕

度嚕地尾 娑婆訶

普供養真言

唵 誡誡曩 三婆嚩 鞞日囉 斛

奉請八金剛

奉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辟毒金剛

奉請黃隨求金剛

奉請白淨水金剛

奉請赤聲火金剛

奉請定持災金剛

奉請紫賢金剛

奉請大神金剛

奉請四菩薩

奉請金剛眷菩薩

奉請金剛索菩薩

奉請金剛愛菩薩

奉請金剛語菩薩

發願文

稽首三界尊 皈依十方佛

我今發宏願 持此金剛經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云何梵

云何得長壽 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緣 得大堅固力

云何於此經 究竟到彼岸

願佛開微密 廣為眾生說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南無祇園會上佛菩薩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
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
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
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時長老須

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

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

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
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
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
薩。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
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
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
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

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
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
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
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
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
教住。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
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

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佛告
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
非相。則見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
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
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
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
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

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則為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

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
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
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
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須菩提。於意云
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
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提言。
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

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

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

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我

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
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
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
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佛告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
於法有所得不。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
於法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

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
土者。則非莊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
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
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
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須
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

名大身。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

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

為有佛。若尊重弟子。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則非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

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
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
福甚多。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
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
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
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
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

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則是
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
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
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
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
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者
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

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
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
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
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
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
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
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
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布
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
切眾生。則非眾生。須菩提。如來是真語
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

邊功德。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
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
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
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
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
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
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

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
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
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
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
功德。如是人等。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
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

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
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
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
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
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
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

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須菩提。若

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
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
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
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爾時須
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
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生如是
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
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若
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則非
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須菩提。於意云
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
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
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
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

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
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
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
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

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

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須菩提。
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
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
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
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須菩提。於
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
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

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
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
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
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
眼。須菩提。於意云何。恒河中所有沙。佛
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

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等恒河。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須菩

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
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
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
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
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須菩
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
也。世尊。如來不應以色身見。何以故。如

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

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

所得耶。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
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須菩提。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
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非善法。

是名善法。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
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
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
至四句偈等。受持。為他人說。於前福德。
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
喻所不能及。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
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

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
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眾
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
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
者。如來說則非凡夫。須菩提。於意云何。
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
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

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
則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
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爾
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

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於法不說斷滅相。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布施。若復

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
勝前菩薩所得功德。須菩提。以諸菩薩
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
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
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須菩提。若
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
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

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則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是名世界。何

以故。若世界實有。則是一合相。如來說
一合相。則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
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
貪著其事。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
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
人解我所說義不。世尊。是人不解如來
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

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

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

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
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般若無盡藏真言

納謨薄伽伐帝 鉢唎若 波羅蜜多

曳 怛姪他 唵 訖唎 地唎 室

唎 戌嚕知 音下
低同 三密栗知 佛 音
弼 社曳

莎訶

金剛心真言

唵 烏倫尼 娑婆訶

補闕真言

南謨喝囉怛那 哆囉夜耶 佉囉佉

囉 俱住俱住 摩囉摩囉 虎囉吽

賀賀 蘇怛拏吽 潑抹拏 娑婆訶

補闕真言

唵 呼嚧呼嚧 社曳穆契 莎訶

普回向真言

唵 娑摩囉 娑摩囉 弭摩曩 薩

縛訶 摩訶斫迦囉 吒

金剛讚

斷疑生信 絕相超宗 頓忘人法解

真空 般若味重重 四句融通 福

德歎無窮

南無祇園會上佛菩薩

金剛經校正本跋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自唐以來，受持徧寰宇。書寫刊印者既多，文字譌奪，亦因之而日繁。

勝觀弱冠受此經，初惟依隨讀誦而已，莫明其義，亦不辨文字有異同也。

遜清光緒季年，金陵刻智者疏成。味其疏義，頗有與今本文字不協者，稍稍疑之。因廣搜舊刻，復見東瀛續藏中肇慧諸註，疑愈甚。及覩唐人柳誠懸寫經，則與諸古疏義合，然後始知今本之譌誤甚多也。

繼而應聘，校理北平圖書館所藏燉煌石室唐人寫經。其中，金剛經最多。大抵與柳書同。乃深慨夫沿訛襲謬，由來蓋遠。今幸獲古人真跡及古註疏，千餘年淆誤因得證明。奈何不鈔布於世

以匡之乎。

然而習非成是久矣。荊人獻璞，鑒真者稀，宜俟機緣，未堪率爾，時民國八、九年間也。

迨歲庚午，有潮陽郭居士者，精刊此經，謂依柳書。書出，大有非難其擅改經文者。實則其刻尙未盡依柳書。

甚矣，習非成是有如是乎。雖然，古本之善，終不能掩。試舉一二。如古本前周曰：應云何住；後周乃曰云何應住。一字升降，其義迥殊。自譌爲一格，遂有誤認文複者矣。

是名句，或有或無，各具精義。自譌爲處處有之，遂多以三諦說之矣。不知般若正明二諦。蓋於二諦，遮照同時，即是中也。豈二諦外別有中乎。

台宗以三諦說一切法。然智者大師本經疏義，始終皆明緣生

之法，莫非假名，故曰即非。達其即非，乃會真實。其於是名，祇作假名會。是真善說三諦者。若必執三諦名言，而以是名配中，是名莊嚴，則可。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云何通耶。

壬申之秋，應諸友夙約，爲說此經。悉依唐人寫本，而融通諸論及古註義蘊以說之。大衆歡喜踴躍。請以校正本印布之。欲使共知確有依據。孰正孰譌，大明於世也。於經後附校勘記。引諸異本，及各家疏釋，不厭求詳，以資覆按。而述其緣起於此。

一事之興也，無不關時，況甚深般若乎。依文字，起觀照，悟實相。文字因緣，所關非小。

或曰：禪宗即般若度，而不立文字。

何也？曰：子誤矣。

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

眞淨，此不立之旨也，豈斷滅文字相？

且諸家語錄，非文字乎？語云：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便同魔說。何況一字之差，大有出入。何可忽也。

癸酉春勝觀謹跋。

江味農居士傳

蔣維喬

居士姓江氏，名忠業，字味農。法名妙煦。晚年改名杜，號定翁。於其所著書中，或署幻住，或署勝觀。隨時取意，初無一定。

先世本居江蘇江甯南鄉凌閣村。因王父樂峰公，筮仕鄂省，遂家焉。居士幼時，即隨樂峰公，持誦金剛經，終身未嘗少輟。父訥吾公，爲前清循吏，有政聲。居士以光緒壬寅舉於鄉，旋得陝西補用道。然養志承歡，不樂仕進。訥吾公宦遊數十年，歷贛至蜀，居士皆隨侍贊襄。事無鉅細，必躬親之。

居士中年喪偶，悟人世之無常，即潛心學佛。雖以父母之命，續娶繼室，然在家出家，其志已早決矣。辛亥之秋，訥吾公

以年老致仕。居士奉父母，自蜀返鄂。值革命軍興，家產蕩然。避地東下，初居武林，後至上海。雖流離瑣尾，艱苦備嘗，而養親樂道，處之泰然。

訃吾公忠貞亮節，嚴命居士，不許再入仕途。居士謹受教，不敢忘。丁巳，訃吾公卒。居士於哀毀中，乘機勸母郭太夫人長齋念佛。戊午春，禮禪宗大德微軍和尚爲師，受菩薩戒。盡力參究，頗得消息。

時北五省旱災慘重，居士受簡照南之託，攜款北上，參加佛教籌賑會，放款十萬，全活甚衆。余以辛壬之間，始與居士相識於滬上。至是，又與相見於北京。

是年夏，道友徐文爵、梅光羲等，延請觀宗寺諦閑法師北上，開講圓覺經。自編講義，分給聽衆。然法師稱性而談，於講

義之外，多所發揮。余因請居士及黃士恒，各述所聞。每日筆記，由居士總其成。成後，以呈諦師。諦師印可，爲取名圓覺親聞記。

時京師圖書館搜藏燉煌石室寫經八千餘卷，中多秘笈，需專家校理。余乃獻議於教育部，請居士任校理之職。自戊午迄己未，先後二年，居士於殘亂卷帙中，輯成大乘稻苳經隨聽疏一卷，淨名經集解關中疏二卷。

居士跋大乘稻苳經隨聽疏有云：「曩聞燉煌經卷中有稻苳經疏十餘卷，爲大藏所佚。及來圖書館，亟取而閱之。蕪亂譌脫，幾不可讀。爲之爬梳剔決，排比聯綴。並取重複之卷，互勘異同，亦有援據他書以校補者。其不可考者，則存疑焉。積八月之力，錄成一卷，仍闕首尾。會傅增湘購得一殘卷，所缺疏文，悉在其

中。於是千年秘著，遂成完書。」是可知其搜輯之艱辛，而時節因緣之不可思議也。

其敘淨名經集解關中疏有云：「此疏向叢殘萬卷中，重事搜輯。載更寒暑，竟得勘訂成書，首尾完具，止中間闕一小段，不礙大體也。夫關中淨名經疏，今猶有聞者，僅一肇注。然校以此書，往往此猶加詳，始知其已非原本。況復什門諸作，此書備載。而又爲之科解，提挈分疏，及其所未及，言其所未言。譬如無上妙味，萃聚而調節之，取精用宏，飫之彌旨。此亦如是。一編之中，妙義兼羅。苟其息機靜對，即異以會通，觀心而契體。尙何經旨之不明，神智之弗啓也。」可見是疏之珍秘矣。

庚申，回滬。母郭太夫人示疾，居士爲誦大悲咒加持之，並令家人虔誦佛號助之。太夫人臨終起坐，向西合掌，念佛而逝。

居士從此信念愈堅。嘗憾多生習氣，思藉密教神咒之力，以消除之。復至北京，適遇日本覺隨和尚，專修供養大聖歡喜天法。居士乃約同志數人，請其設壇傳授。及圓滿之日，居士頓覺現高大神，上窮無際。覺隨謂之曰：「此番修法，惟子得福最大。」既而覺隨率居士赴日本高野山，研究東密。卒以他事障礙，未克潛修。不久返國，與簡照南玉階昆仲，籌辦功德林佛經流通處於海上。搜集南北刻經處及名山各版經籍，流通全國，以弘法利生。

居士嘗謂南嶽思大師之大乘止觀，爲東土撰述中稀有瓌寶。智者大師之摩訶止觀，即從此出。學者不先通南嶽之義，即習摩訶止觀，難得要領。然南嶽心法，久湮海外。宋時雖傳入中國，措意者稀，深爲惋惜。

會辛酉之夏，海上南園居士，發起講經會。居士即獻議，啓

請諦閑法師，講大乘止觀。居士每日筆記，並於幽深微妙之處，曲折譬喻以說明之。就正諦師，再三往復。至癸亥始脫稿，名之曰述記。諦師自謙謂此書十之七八係居士所述，不肯居著作之名。居士則謂諦師發其端，必以著作之名歸之，彼此謙讓。又以書中專名典句，慮有難明，復屢經修改。荏苒八年，始成書二十卷，刊板印行。諦師亦鑒居士之誠，允爲居名。然其致居士之函則云：「記文不惟詞意通暢。其吃緊要關，旨趣淵微之處，透徹了明。此皆全是老維摩以精妙見地所發揮也。」

乙丑夏，白普仁尊者南來，主持金光明法會。海上同人，公推居士襄助尊者宣揚。於是由滬而杭而湘而鄂而潯而寧，輾轉數千里，躬親會務，條理井然。藉此機緣，得以研究藏密。

己巳秋，應閩中善信之請，赴福州宣說佛法，三月始歸。庚

午秋，在滬開講大乘止觀述記，逾年方畢。

省心蓮社成立，被推爲社長。從此常在社中，開講大乘經典，並領導社員念佛禮懺。余知居士於金剛經獨有心得，於甲戌之夏，請居士爲余講述大意。既而省心蓮社同人，要求公開，乃正式開講。余每次爲筆記，記畢，即呈居士修改。後居士乃每次自寫講義，畀余抄錄。及法會圓滿，積稿至四厚冊。居士以爲尙須潤色，並將初分所缺者補足，方可成書。

同人以居士在家，問道者多，不能專心撰述。因謀另闢靜室，供養居士。謝絕一切，期以一年，將金剛經講義撰補完成。然居士每歲遇黃梅時節必病，病輒數月。又以憫念南北死難衆生，啓建大悲懺，虔心超度。因此遷延，講義卒未脫稿，然已得全書十之六七矣。

其解釋金剛經，多有古德所未發者。如佛說他經時，恒放大光明，六種震動，現種種瑞相。獨說金剛般若甚深經典，僅云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等語。居士爲之釋曰：「是經最大旨趣，是發揮不應住相之理。故開首記世尊舉動，與尋常比丘相同，是即成佛而不住佛相。弟子亦視爲尋常，惟須菩提窺知其意，所以歎爲希有。否者，持鉢乞食，何足令人驚歎耶。」

通行之金剛經，兩周問答，皆作云何應住。居士乃依據古註及燉煌寫經，勘定前周作應云何住，後周作云何應住。兩問意義，絕不相同。而爲之說曰：「前周應云何住，是問菩提心應云何安住，俾無馳散，爲初發大心修行者說也；後周云何應住，是問既應離一切相發心，則菩提心云何獨應住耶？若不住此法，又何謂之發心？若不應住而應降伏者，豈非不發心耶？然則云何降伏其心耶？是爲已發大心修行者說也。」其於金剛妙義，發揮精透

類如此，此特略舉其一二端耳。

戊寅首夏，天氣陰濕，居士依舊示疾，胃納不舒。余每隔二三日，必往省視。見其臥床不能起，較往歲爲重，甚爲憂慮。居士則云：「一過黃梅，病當霍然。」而其弟子等，則在隔室佛堂爲之念佛，終日佛號不斷。居士亦安臥默念，神志極清。至舊曆五月中旬，疾漸增，而神志愈清。道友朱光琪用硃書大字，勸其一心往生，勿戀塵世。居士審視數過，合掌謝朱，口稱歡喜讚歎。朱既去，則謂左右曰：「吾勤修一生，豈於此一關尙不了了，朱君殆過慮矣。」及十八之夕，自云：「金光徧照，佛來接引。」邀集諸道友，而蔡濟平因事，至十二時方至。居士猶詔之曰：「修持以普賢行願爲最要。」遂合掌不復語，於諸道友及家族佛號聲中，安然而逝。壽六十有七。

余與居士交二十餘年，初僅知其泛濫各宗，歸宿淨土。近年交誼益密，研討益深，方知居士一生得力於般若，從事參究，早得消息。豁然大悟，一心常在定中。晚間無夢，至今已五年餘矣。故恒自言：「教宗般若。行在彌陀。」其說法也，稱性而談。旁通曲達，自在無礙。余於經典及修持功夫，偶有懷疑，以質居士，其解答總高人一著。而其戒行之嚴，進修之密，足爲一世模範。居士誠佛門龍象哉。